



春风花开

我所经历的1976—1985年

李 杲 著

一个人，
一座城。
一百天写作，
带你穿越四十年，
重现特别年代的
十年春秋。
那里春潮涌动，
那里春风花开。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李杲

原名李剑峰，男，1960年7月出生。供职于浙江省温岭市文化馆，研究馆员。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曾出版《在书页之间行走》《时光的背影》《李剑峰剧作集》和《回望》。

文沁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李东飞

副主任：周航辉 林宝梅 王 静 朱 宏

委 员：吴坚刚 金旭芬 应国良 林国庆

张淑凝 张一彦 杨仲芝 郑敏捷

何继明 林 俊 李剑峰

出 品 人：鲍观明

策划编辑：郑 建

责任编辑：徐 凌 谭娟娟

封面设计：林蒙蒙

责任印制：包建辉

从这天以后，
我挎着那个黄色帆布包，
在这两个地方候船和上岸。
不知有多少次，
浏览着田野金黄的稻浪翻滚，
两岸杨柳吐芽起舞……
只是因为往返的方向不同，
这两个地方每次都要互换“起点”和“终点”的角色。



上架建议 文学·文化

ISBN 978-7-5178-2980-5



9 787517 829805 >

定价：32.00元

春 风 花 开

——我所经历的1976—1985年

◎李 杲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 1976—1985 年 / 李杲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78-2980-5

I. ①春… II. ①李…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1636 号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 1976—1985 年

李 杲 著

责任编辑 徐 凌 谭娟娟
责任校对 王俏华
封面设计 林蒙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总 印 张 9.75
字 数 17.5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980-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春风花开》是剑峰回忆自己从1976年至1985年这10年的人生经历,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远变化的10年。从高中毕业、回家待业,到走上工作岗位;从边上班边学习文学创作,到发表文章,“一分辛勤,一分收获”;回忆他身边的人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品。作品以白描、平实的艺术手法,叙述作者自己的成长过程。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没有大悲大喜,没有题旨的玄奥、新奇,不掩饰,不雕琢,不夸张,不矫情,不渲染,不虚构。就这么朴朴实实地道来,依旧很吸引人。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没有觉得哪里啰嗦了,哪里味淡了。这让我连想起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它们有点像。《春风花开》也像汪曾祺的散文一样,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平淡质朴,自然天真,不求章法,随着心性感知,娓娓道来。正应苏轼

的那两句诗，“淡烟疏柳媚晴滩”，“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部作品能勾起许多人的记忆，也是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包括艺术的价值在于此。

要回忆和写出这样一本书来，作者得需要功力的。没有这么多的生活积累，没有这份天真淳朴的天性及平和平淡的心情，你就写不出来。文艺创作什么最难？质朴最难，文章实实在在地充满生活气息最难。

书中收集了许多具有生活情趣的故事。《回家待业》这个章节，剑峰写到生产队用水泥船运稻秆，由于“我和老炳在船舱里疯玩、打闹，到了半路，结果水泥船倾斜，水流了进来，水泥船竟然下沉了……害得生产队长连夜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农村的生活气息，浓浓地扑面而来。

《春风花开》里写人写事写情，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也是自自然然、平平常常的。作者善于巧妙地运用生活的细节，叙述这个故事、这份情。剑峰写了读中学的时候一个“文具盒”的故事，表现那个年代的物质贫乏，还有那一份朦朦胧胧的少男、少女的情愫，悄悄地传递出来了。

简练的笔法，质朴的思维，剑峰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细微细节，叙述记忆中的人物很是传神，三两笔就可以勾画出一个人物的形象来。如，国初叔赚钱了，天天穿一件“的卡”当时是“高级衣服”，

对着人们，“用手掸了掸‘的卡’衣袖和前襟说。”在那个电影票很难买到的年月，剑峰写一个个买到电影票的人，“则显示着明显的优越感，趾高气扬，目不斜视，一脸神气地走过，皮鞋后跟的铁钉，敲击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响声，进入大会堂”。他回忆他和妻子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也是平平常常的。恋爱的时候，他们俩一起第一次去看电影，在买票时，他妻子发现同厂的一个工友也来了，她“害羞地低着头就走。”仅仅用了八个字就勾画出了妻子的忠厚、内秀的品格。

剑峰写情，也是平平淡淡的。当同学们听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学生之间没有平常的打闹、争吵，连原来到食堂拿饭盒、打菜的争先恐后，也变得很有秩序，甚至是缓慢下来。”这里没有人哭，没有人流泪，却笼罩在一片沉重的悲伤的情景中。记叙江兔生老师去世后出殡的场面，不煽情、不渲染，还原当时的情景，“哀而不伤”。

《妯娌唱越剧》，这些民间艺人生活的艰辛，就这样淡淡地叙述出来，留下一个联想，让读者想去，要是她们知道了公婆去世了，不说自己没有伺候病床前，或许连给老人送葬都没有参加，这要受到多少人的责骂，她心里要经受多少的痛苦和委屈，这痛苦和委屈往哪里诉说？剑峰不说了，让读者想去。

剑峰写景，也有他独特的风味。他写到从家乡去化肥厂上班的第一天，天空“时而飘舞起雪花，落在空旷的田野上”；“我从家乡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1976—1985年

一个叫五里泾的埠头，孤零零的河岸边用几张石板架起的一个小平台，乘上汽船。我的随身行李是一条捆扎着的棉被，一个用网兜提着的脸盆，一个黄色帆布挎包。经过1个半小时的行驶，又在一个同样是孤零零旁边没有房屋的叫下保渭渚的埠头上岸了。”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剑峰在下文里说到，自己上班了，“心好生激动和自豪”，“激动充满心胸”，有许多“美好憧憬”，但在单身离开家乡、离开家站在河边的那一刻，他毕竟还是18岁，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种坚硬的萧凉。剑峰在文中用了两个“孤零零”，其实是三个“孤零零”，还有一个“孤零零”的自己。

我觉得剑峰喜欢“花开”，却不那么喜欢“月圆”。他似乎喜欢“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意境，所以他写文章一直不喜欢把情节推向极致，不把话说完了，留下许多空白，让读者自己弥补，深知“月盈则亏”。月也如此，人也如此，文章也如此，过犹不及。

《春风花开》里开的究竟是什么花呢？我想，开的不是牡丹、梅花、白玉兰，它们太高雅了，而是深深浅浅零零散散地扎根在泥土中的野花，红蓝黄白紫，在春风中摇曳，带着浓浓的泥土的芬芳。

周粟（著名剧作家）

2018年6月

目 录

序 001

第一辑 在 校

(1976年9月—1977年6月)

毛主席逝世 003

粉碎“四人帮” 008

喜庆的日子 013

那本《唐诗一百首》 019

校图书室 022

写故事 025

女同学的礼物 029

支工还是支农 032

分别照和留言本 036

春风花开——我所经历的1976—1985年

第二辑 在 家

(1977年7月—1978年3月)

回家待业 043

读《班主任》的颤抖 047

做生意 049

妯娌唱越剧 053

收音机 057

国初叔的理想 061

家有考生 064

丝 巾 068

招工体检 070

第三辑 在 厂

(1978年3月—1985年12月)

报到上班 077

买的第一本书 081

第一次乘火车 086

那场午夜电影 089

洗 澡 092

化肥厂投产了	094
工人俱乐部猜灯谜	100
大会堂看电影	104
成立影评小组	109
剧院观看《于无声处》	111
电视室看《排球女将》	116
上班读《新华字典》	121
新华书店买书	124
邮电局订报刊	132
床前榻上写作	140
第一次发表作品	143
中专语文班	148
文学写作班	153
潮汐文学社	159
职工文化补课	165
手表自行车	172
8080收录机	178
西装领带	183
我和《浙江工人报》	187
剪 报	192

工具书	195
我的“四部曲”	201
当“团级干部”	213
团镇委来了新书记	216
参观“五小”成果展览	222
第一届青春诗会	225
程琳的歌：《小螺号》《童年》	
《熊猫咪咪》	232
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237
那些年的喜剧电影	245
印度电影：《流浪者》《大篷车》《奴里》	251
新长征突击手和万元户	258
热门词：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改革开放	263
参加县首次文代会	268
上电大了	276
当选团县委副书记	286
恋爱了	293
后 记	299



第一辑

在 校

(1976年9月—1977年6月)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初,秋季学期开学了。我在大溪中学升了一个年级,开始了高二生活。新学期发生了点变化,因为我们是“文体班”,学校考虑到我们太吵,便把我们的教室从大门口第一间,挪到西边第一间——角落之地。

9日中午,我们接到通知,有重要广播,下午四点集中收听。因刚开学,学习似乎还没有进入正轨,何况,我们文体班上午上文化课,下午体育组的训练、文艺组的排练,所以还是比较随意的。四点不到,我们陆陆续续地从教室搬了板凳,到教室外的空地坐下。这个时节暑气还未退去,我们男同学都穿着背心,教室的房子遮住了偏西的阳光。那个时候,组织收听广播,特别是什么紧急广播也是挺多的,大家也不以为然,三三两两地闲聊着。

直到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响起雄浑、低沉、缓慢的男播音员声